



厚岡文集卷四

考四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虞亭蕭韻顯

松軒李治中

湖山宋寶



近邊各部駐地考畧

一統志云察哈爾明時曰插漢本元裔小王子後嘉靖間卜赤駐牧察哈爾之地後徙遼東邊外至林丹侵暴諸部

本朝天聰六年

大宗皇帝親征林丹走死其子來降編旗駐義州康熙十四年布爾尼兄弟叛討平之遷其衆宣化大同塞外口北志云西翼鑲藍鑲紅正紅正黃半各旗駐殺虎等口外大朔廳治之東翼正黃半

鑲黃各旗駐張家口外正白鑲白正藍各旗駐獨石口外二口及多倫諾爾廳分治之西自土默特界東至千家店計長一千六百餘里

口北志圖鑲藍旗駐歸化城東境大小克力山之北博羅噶斯太山及哈拉烏素山之西地名查汗哈達按原圖直緯四十一西經三半有噶老太河其南有喀喇烏蘇河俱西少南流合爲崑爾根河經歸化城南又西南流入黃河兩源之北直西經四強緯四十一半有五郎哈達凡三哈達與志圖名不同其東南爲鑲紅旗地志圖鑲紅旗駐布代克克立大海之南南直施家口按新圖口北半度強有代哈鄂模其東爲正紅旗地

志圖正紅旗駐查素胡都山之南曰格杜爾古南直拒墻口新舊

圖未載又東爲正黃旗地

志圖正黃旗駐興和城南境說龍山之西南直鎮門口志云其地名木孫忒克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漢且如縣地遼爲德州金爲撫州元置興和路於此新舊圖未載大抵近卓哈河北岸也又云本旗西南境山西大朔通判管轄東南壩內張家口同知轄轄南至大僕寺牧廠北至喀喇烏納根山與蘇尼特接壤相距二百八十里其東北爲鑲黃旗界

志云鑲黃旗駐蘇門哈達在張家口北三百四十里漢上谷郡境明萬全衛邊外地北至烏蘭諾爾南至鳴呢圖達壩按圖烏蘭泊在蘇門山東南一度不相應富同知清查冊云本境有興安大嶺延袤千餘里張家獨石二口及多倫諾爾均以壩爲界卽此嶺也

而舊新圖未載意嗎呢圖卽興安之別名耳注云蒙古人稱達壩
爲嶺哈達爲峰諾爾爲泊果爾爲河布拉克爲泉塔臘爲平曠處
按圖達壩作達巴漢諾爾作淖爾均爲腦兒之轉又必拉河也和
屯城也阿林亦山嶺之稱冊又云興安嶺北百餘里有一科敖什
希山山之西北有巴漢敖什希山敖什希華言肺一科者言大巴
漢者言小小肺山東北七十餘里爲阿古爾胡山布爾哈台河帶
其西北總管所駐西北四十餘里爲蘇門哈達山也從布爾哈台
河迤北百餘里有翁聞山達布遜諾爾在其後其水產鹽又云
境北至諾渾奴魯與蘇尼特右翼旗接壤按圖阿哈爾古及蘇門
哈達二山直緯四十二西經三在哈刺和屯正北張家口北微西
餘地未載其東爲正白旗地

志云正白旗駐布爾噶台地直獨石口北二百九十里漢上谷郡
境明龍門衛邊外地冊云本境興安嶺西相連有大山各獨石不
產草木山後之水蒙古人名爲阿魯綏克西北流入烏藍諾爾華
言紅水泊也與嶺南達蘭圖魯華言七十源者合流入獨石口嶺
北地極高寒自興安迤北七十里有枯勒池北二十里連三池俱
無水又北三十里有布孤圖山又北五十里有塔那圖山哈特胡
蘭台山北三十里有一科得爾山華言大袍也北八十里有哈那
哈達山哈那華言帳房之墻狀峰形也與東北三十里忒木特俱
稱大山哈那山北三十里有布爾哈台河無水北九十里有喀喇
諾爾華言黑水泊也按圖白河發源於獨石口得此乃知綏克烏
藍爲其重源也自哈特胡蘭台山外餘山各圖未載又云本境北

至諾渾奴魯與蘇尼特東翼旗接壤其東北為鑲白旗地分界於烏里洋海山

志云鑲白旗駐布雅阿海蘇默直獨石口北微東二百四十五里

與正藍旗皆元上都開平地明初為衛冊云本境烏里洋海山迤

北有烏哈爾濟大山有上都河自興安嶺流出西北行河東北一

帶之山名烏蘭哈爾哈華言紅門也其東面山名呼拉苦烏里洋

海山迤西為魁通布拉克山華言冷泉山也布拉克北以西一帶

山俱名一科得爾見上條冊內著他山水尚多以無圖可証不知

屬河何岸不備錄又云本境北至杭兆布拉克與蘇尼特東翼接

壤其東北為正藍旗地分界於庫特力山

志云正藍旗駐扎哈蘓台泊直獨石口東北三百六十里志圖在

開平城之西北按上都河西北逆行至開平城折而東右抱多倫

泊水向東南順流而正藍旗駐牧地跨河四面冊內所著山峰諾

爾塔臘甚多然未分列何岸又無圖可証故不備錄一統志云本

境東至扎拉那喇蘓圍場克什克騰界東南至烏蘭哈爾哈圍場

界按圖烏蘭哈爾哈嶺在灤河順流之東岸又云北至博落温杜

爾温圖爾華言高阿壩垓左翼界東北至格勒蘇台阿壩垓右翼

界圖俱未載察哈爾諸旗止此

蘇尼特口北圖志云多羅杜稜郡王駐薩岷什勒山在張家口西

北五百五十里土謝圖汗十九旗之東金昌州地也南至鑲黃旗

察哈爾界西北至厄魯特四子部落郡王界東北為本部多羅郡

王地駐鄂林圖察卜台墩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八里南至正白

旗察哈爾界北至阿霸垓郡王哨口按新舊圖俱未載惟得勝口北二度直緯四十二半不足西經四五間有二泊負山西東列地各色爾集赫胡都克與薩岷什勒音頗近其東爲阿霸垓及阿霸哈納爾

阿霸哈納爾口北志云多羅貝勒駐長途山在張家口東北六百四十餘里南至正藍旗察哈爾界北至蒿齊忒郡王界本境有哈雅諾爾等處多魚雍正年間扎薩克旗下台吉申請理藩院奏准禁止民人捕魚存冊按圖張家口北二度直緯四十三西經二三間有地名章郭圖其處多水泊東南半度外一泊名哈克或當爲哈雅之轉

阿霸垓口北志云多羅郡王一駐柯布爾泉在張家口東北五百

九十六里一駐巴顏額龍在獨石口東北五百五十餘里遼之淨州烏州也南至正藍旗察哈爾界其北東爲蒿齊忒各圖未載克西克騰口北志云台吉駐豁達必拉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七十里元時薛禪分地後爲全寧府應昌路明初大寧都司之境也西至正藍旗察哈爾界南東俱至翁牛特界北至烏珠穆秦界本境有達爾諾爾周廣二百餘里產魚最盛雍正年間亦申請奏准禁民採捕按圖達爾鄂模在古北口北微西二度直緯四十三半不足東經半度餘未載冊云距多倫諾爾東北二百里地名烏蘭布通東北至木石峽三百餘里皆產木之地招商納課其南卽圍場界云木石峽志圖作穆斯峽峽東爲克西克騰山場原新二圖亦未載

厚廣文集 卷四 五
蒿齊忒口北志云多羅郡王駐特古力克呼都克并在獨石口北
東六百九十餘里南西俱至阿霸垓界東北爲本部額爾德尼郡
王地駐吳默黑泉南至克西克騰界東北俱至烏珠穆秦親王界
各圖未載

志圖翁牛特王之東北爲巴林王地又東北爲阿魯達克丹貝勒
地烏朱穆秦之東爲額駙色卜騰王地今圖惟有巴林直緯四十
三度半強東經二度半近餘未載總計諸旗之地西起西經六度
河套之東東北至東經六度潢河各源山勢斜引爲一首直緯四
十一尾直四十五六縱橫千里皆上腴也其間上都博羅城達布
遜諾爾達里崗厓三處牧馬及牛羊橐駝多至三百餘萬各旗王
公大臣分地暨蕃衛所蓄不與焉考牧之盛自古無有元人置上

都與應昌諸得夷貢道中而今熱河在其東南南西距京師尤近
車駕每歲夏徃秋旋於以閱軍容集藩衛加錦京之視河洛焉誠
天地之奧區矣口北志引用

皇輿表及一統志各部之近三廳者宜得其實餘尚闕如遠地無
他書可補姑據此序列而以原新二圖之經緯定之俟後日加考
焉已酉三月二十五六

古長城註

伏讀

御製樂善堂文集古長城說云木蘭自東至西延袤數百里中橫
亘若城塹之狀依山連谷每四五十里輒有斥堠屯戍舊跡間之
蒙古及索倫皆云此古長城也東始黑龍江西至於流沙類然夫

蒙恬起臨洮而屬之遼東者今其城猶存乃去此數百里而南且東西又不若是其遼也又云嘗苦載籍傳記浮夸多偽固不若屯蒙無文者世代相沿指實以道之無褒貶予奪於其間也

謹按綱目秦王政三年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屬真定方城今固

安縣南十七里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

亦莫能相一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今臨洮府

北地今興寧軍屬慶陽上郡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

煩在嵐州以北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在今大同城西

四百二十里古豐州河之西為塞而置雲中今大同府雁門今代

州代郡今蔚州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在五原郡

北九里至襄平漢時遼東郡治置上谷今保安州集覽引羅璧識

遺曰燕北百里外有居庸關關東二百里外有虎北口即古上谷

郡漁陽今薊州右北平今永平府遼東郡及戰國之末匈奴始大

始皇帝三十三年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

起臨洮今岷州衛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十餘年恬常居上郡

統治之其後綱目書長城者十宋癸亥年魏梁癸亥年東魏梁壬

申年乙亥年丙子年高齊辛丑乙巳年隋大業二年四年梁丁丑

癸未不與焉夫長城創於戰國而大治於秦歷代循之惟今河套

外之城內徙餘多仍其舊至古長城則罕有知者唐書突厥傳云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叛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

古長城發民乘塞帝不許十五年册思摩為可汗牙於定襄城其

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思摩謝曰願世世為國

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帝許之薛延陀傳亦載大度設乘長城罵思摩事然在定襄以南恐是漢時內城耳元人張德輝嶺北紀行云出得勝口今大同府北長城口上扼

胡嶺東北行過撫州荒城北入昌州北行百餘里故壘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自此行四驛入沙陀經六驛而出陀西北行一駟過魚兒泊又行四駟有長城頽址望之綿亘不盡亦前朝之所築也又行十五驛抵臚胸河按昌州北壘亦見於郝文忠界牆詩注稱為金人所築其實唐以前有之遼地志云天德軍本中受降城有秦長城唐長城可証也魚兒泊北之長城口北志疑為魏太平真君所築然魏書稱其城起上谷至於河廣袤千里即今宣大同一帶抵河之城耳與外長城無與又

按

本朝常撫軍燉煌雜鈔云古長城在沙州城北數百里由鎮夷東狼心山北至哈密北山皆有長城燉臺基地猶存或云漢路博德所築或云近代為之不可考按燉煌開自漢武皇帝其後明帝於吾廬今哈密置衛屯田亦因其往蹟未聞築城前漢匈奴傳云大初三年匈奴黎湖单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胸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青子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又云元皇帝竟寧元年呼韓邪单于上書願保塞上

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
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
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
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
可復罷又云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
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工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
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云云由此言之

漢世有內城外城武帝初年遣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包陰山繕
故秦所爲塞以大初時城障比之尚爲內地故侯應爭以爲邊備
不可罷至外城亭隧元帝時匈奴稱臣久已罷省矣外城距塞遠
者千里西自居延邊北東北至於盧朐山帶漠且萬里古長城之
蹟爲漢武所遺較然明白

明人陸深春風堂隨筆云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
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按高齊之邊不過
三千餘里烏得有四萬餘里之內城必有字誤俟考

考回鶻牙所

前史載突厥木杆可汗當周齊之際其地自遼海西至西海萬餘里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處都斤山以五月祭天於都斤西五百里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救登疑黎夏言地神也又唐太宗時拜薛延陀夷男爲可汗樹牙鬱督軍山補東保都尉健山獨邏水之陰其後咄摩支上言願保鬱督軍山旋破亡高宗時獲車鼻可汗處其衆鬱督軍山三十年無警元宗天寶初拜回紇裴羅爲可汗自獨樂水徙牙突厥故地烏德健山昆河間武宗世乃徙蓋突厥以來諸部建牙之所史傳四名岐出而諧音相通以考今迤北原新分度地圖無以上諸名不知其處按唐書回紇傳云回鶻牙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地

理志云西城南直靈武又云中受降城正北五百八十里至鷓鴣泉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七百至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盟昆水又云山之左右盟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百里而合流云靈武今爲靈州原圖靈州直緯一度西經十度半依其方里求之漠北直緯四十六七西經十四五間有山連而東名威爾者伊圖都闌喀喇西北與杭愛山相屬其東臨大野山之南分水東南流爲瓊金河散於漠北流爲鄂勒昆河直東北五百里曷拉河自右來會曷拉卽獨邏之轉瓊金亦通盟昆與唐書相叶蓋都斫唐已轉爲鬱督軍尉都健烏德健近又轉爲伊都闌而敦登疑黎者疑亦杭愛山之中峯元人張德輝記云唐古河西山峻絕其色鐵如國主設帳於彼過夏者是也

曷拉河東西二源西源名喀魯忒哈河唐書僅概言之然與曷拉合流者山北之鄂昆河而云盟昆者因源近各疑而誤盟昆水不與曷拉合也直緯四十七西經十三有額勒德尼召城新圖作額爾德呢昭西瀕鄂爾昆河東切哈阿濟爾罕山而伊都闌列其南

如長城相距大半度南距瓊金河小半度古回鶻之牙宜在此

本朝口北臺站志云康熙三十二年設阿爾泰軍臺二十九大站自萬全縣張家口第一臺察漢託落海起直緯四十二強西經三不足北西行中間第十六臺木胡爾噶淳入瀚海至第十九臺卓博爾胡都克出瀚海第二十五臺哈什圖過瓊金河又四臺至阿爾泰新城計程二千二百七十六里數視唐傳尤詳而原圖未載新圖亦脫瀚海以北阿爾泰者額爾德之轉音非西北大幹阿

爾台山也瀚海云者卽古之磧與漠非諸部北界之海也唐傳云
太宗時磧北諸部際北海皆歸命天子請置唐官又請於回紇突
厥諸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
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以地志合之亦出此道回
鶻衙帳以北史失記其地不可知矣

唐書突厥回鶻傳證誤

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繁衍
至吐門遂强大號可汗猶單于也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可汗
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
控弦百萬戎狄熾强古未有也處羅可汗迎隋蕭后及齊王暕之
子正道於竇建德所立正道爲隋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
萬人傳弟頡利可汗貞觀四年國亡

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西突厥射匱可汗疆時回紇拔野古
阿跌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
山西者西役葉護可汗西突厥射匱之弟統葉護也貞觀三年册

拜乙失鉢之孫曰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夷男乃樹牙鬱督軍山

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淪水按頡利以貞觀四年就擒夷男徙牙當在其後史連言之又按其時頡利居定襄故牙或空耳西突厥統葉護已為莫賀咄所殺其時為肆葉護地大眾附回紇諸部莫不伏屬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古匈奴地也頡利既滅太宗處其衆河南貞觀十五年册頡利族人阿史那思摩為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故定襄城賜延陀書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故史仍舉突厥為南界皆唐之藩封也思摩建牙之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沃龍荒之最壤夷男惡之聞帝幸洛陽將遂封秦山謂邊障空單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漢辟白道川擊思

摩詔李勤等救之虜潰死者十八後夷男病死子拔灼自立為可汗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知有備乃去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遂潰拔灼以十餘騎遁為回紇所殺屠其宗餘衆奔西城立咄摩支上言願保鬱督軍山詔李勤等慰安之咄摩支駭欲拒戰勤縱兵滅其國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卻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按狼首神疑是被國之蠱神○李勤傳勤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延陀大戰烏德犍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車鼻亦阿史那族世為小可汗頡利敗乃往歸薛延陀延陀將殺

之率所部遁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據之勝兵三萬自稱可汗去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貞觀二十一年遣使請入朝帝遣使往迎車鼻無來意使人被殺帝遣高保發回紇僕骨兵擊之侃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高宗原其罪處其衆鬱督軍山建狼山都督府統之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回鶻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訛爲鐵勒部落凡十
五種散處磧北回鶻其一也臣於突厥隋大業中叛去居薛延陀
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與薛延陀攻突厥破之樹牙
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後其酋吐迷度攻殘薛延陀有其地

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以爲六都督七州
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
之龍翔中更號瀚海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皆隸之
武后時叛酋突厥默啜強回紇度磧徙甘涼間旋助唐攻殺默啜
置其部於大武軍北

天寶初回紇葉護等襲殺烏蘇米施突厥滅以裴羅爲奉義王南
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悉有九姓地詔拜懷仁可
汗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
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高宗時皆內屬以爲三都督府分置州當
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叛附不常天寶時與九姓立回紇葉護

厚岡文集 卷四
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韃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

肅宗卽位回紇葛勒可汗請助討祿山收長安賊棄東京北度河回紇還請婚帝以寧國公主下嫁代宗卽位復發牟羽可汗兵收東都平河北德宗立頡莫賀可汗請婚詔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請易曰回鶻穆宗立崇德可汗遣公主來逆女以大和公主下降

武宗卽位黠戛斯騎十萬攻回鶻城殺盧駮可汗焚其牙牙部奉烏介南保錯子山後駐牙大同北閭門山又依黑車子爲所殺遺帳歸龐特勒宣宗時居甘州磧西册拜可汗卒不振

按薛延陀傳云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稍東爲都尉韃山

在獨邏水之陰遠京師三千里而羸回鶻傳又言烏德韃山去西城千七百里里乖而名別若三山截然相遠者不知均突厥時都斤之轉音也獨邏水今作都拉河在鬱督軍山東僅二三百里故本傳亦云稍東如相去僅減三千里尚得云稍東乎又延陀旣潰於獨邏水餘衆奔西城保鬱督軍山蓋卽山下舊牙以在新牙西而名如相去半六千里能倉猝奔保之乎本傳云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在金山西者西役葉護葛邏祿傳云處烏德韃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並西對金山爲文又本傳云咄摩支敗鬱督軍山下李勣傳則云破之烏德韃山其無二山可知矣烏德韃距西受降城千七百里至長安總不過三千里與獨邏水牙里數得合史乃倍增鬱督軍山距京師爲六千里蓋未考地理

之實迷於轉音而以意歧之也都尉橐當乙爲尉都橐與鬱督軍語正通獨邏水亦諧獨樂同羅依水首尾而名別唐時同羅與拔野古多濫葛諸部參錯居之元轉音爲土拉河太祖起焉與都斤皆北方要地也按回鶻自唐初建牙獨樂水至武后時約六十餘年天寶初建牙烏德韃山至武宗時百餘年各可汗助建大功櫻封尚主皆在其地薛延陀時已有西城之名李泌言於德宗曰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知我前後功又吐蕃傳尚塔藏語劉元鼎曰我嘗討回鶻國距城三日會國有喪乃還是知回鶻牙所有城也

考和林

元史地理志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府寧本作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受名仁宗皇慶元年改今字初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隸元昌路後改轉運使司前後五朝都焉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萬安宮丁酉治迦堅茶寒殿在城北七十餘里戊戌治圖蘇胡迎駕殿去城三十餘里丹墀獨對云世祖在潛邸一日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上駐驛回鶻何如對曰太王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後世祖卽位開平還定都於燕云然嶺北置司省爲巨鎮武宗明宗並以鎮和林入承大統明宗於其地卽位蓋與唐時回鶻牙特近以考今分度圖亦未詳其處按舊圖土拉河西有幹難河又西有禾林河禾林河東流而

西北轉其北有迷河雙源東北流合爲一右會禾林河而東北入於昔令古河又元人張德輝記云遵兔兒河西行一驛有契丹故城背山面水水自是北流又經一驛過大泊周廣六七十里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正西有小故城四望皆有山其中卽和林川也是和林在曷拉西纔三驛參之分度原圖喀魯河疑卽幹難河西有鄂爾昆源名阿毋勒稽烏林塔河烏林卽禾林之轉又西有他米勒河元人名場末河者亦與迷河通布拉罕據雙源之會舊名孛哥罕皆約畧可考杭愛山分枝東北行左米河右烏林河曲折二度強北距合口小半度有城曰達爾胡喀喇巴冷孫新圖曰達拉爾和合拉巴爾噶遜和喀喇之稱與和林哈喇同東南去額爾德城僅一度其地他

烏德察山之北元人故立嶺北行省以對唐九疑嶺南之道名實相稱城東北百餘里禾林河外有鄂歸鄂模卽記所稱之吾悞竭泊其水西北入禾林河然不甚大古今水勢殊取張記云和林地平曠可百里四山之陰多松林瀕水惟青楊叢柳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蔬圃但苦霜早孟秋下旬糜麥皆稿按唐書突厥傳太宗謂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責頡利見災而不務德則亦非常有也元史志云至元二十年西京送牛一千赴和林屯田二十二年併和林屯田入五條河三十年分漢軍三百人耕屯杭海元貞元年撥漢軍千人赴稱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千木憐納憐百一十九處闕里考云元統元年命江浙行省範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百三十五事累朝殫力經營其風土亦不惡矣夫都斤以南昆河

左右處北方萬里之中北部據以角勝中原中國得而藩之以封
籠其豪雄亦可以養給控制其人使長爲我用前史具在閱圖者
宜通識古今之名故據其概焉古人尚簡要舉方名二三字而義
足今多記餘音語助非精譯者莫能刪也聽音寫字易手輒殊而
易致增損如原圖伊都新圖去伊原圖烏林塔河新圖作烏里雅
台必拉以諧前史益難尋矣唐書噠昆河舊圖誤作望吉今轉作
囊金元記唐古河舊圖作昔令古今爲色楞厄新圖又作色倫額
如此類讀者宜細諧之

考三受降城畧

唐書張仁愿傳仁愿代沙吒忠義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
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中宗從之役六旬而就以拂雲爲中城南值朔方西城南值靈武
東城南值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
里而遠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
兵數萬地理志次關內道豐州九原郡下云景雲三年築景雲爲
睿宗年號當爲景龍也宋白曰東城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渡
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予考朔州元魏
卽漢之馬邑縣置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白所言乃高齊以來之
所置卽今州也按分度圖朔州值西經四度西距河一度半值緯

三十九度半自朔州引而西北四百里有地名德爾阿林在歸化城西北境始古之東城耶其西南瀕河有地名薩爾吉噶珊古勝州之境耶白又云中城西北至天德軍二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按圖榆林府值西經七度東距河一度值緯三十八度小半麟州志家謂在今神木縣北四十里當今鎮川口外西南距榆林府大半度自鎮川引而北少西四百里出河外與榆林經度相直有地名畢爾卓海和屯其北境東距德爾阿林三百里始古之中城耶其西北二百餘里有地名扎噶爾和碩唐之大同川天德軍當在此白又云西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二百里而唐傳言西城南值靈武元和志靈武在靈州西北十

八里按圖靈州值西經十度小半值緯三十八度小半瀕於河自故靈武引而北過寧夏出賀蘭山口凡七百里有地名納林碩隴在郎居序山之北河由北轉東古西城當在其北東距中城三四百里也定遠城通典云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俗呼田州豐州皆不得其蹟考明一統志三受降城古蹟次山西大同府下道里與宋白說同又云唐豐州在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唐東勝州在府城西五百里明並省詳觀諸說知朔州與朔方非一地然唐傳謂東城值榆林宋白謂東城至勝州八里均未的耳總計三城首尾起西經六度內外迄十度內外北去緯四十度大半爲河套外地橫亘數百里大抵依倚陰山又北出磧口則入大漠矣唐憲宗時韓重華爲運使營田於振武退之送序云東起振武西過

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人得肆耕田一千五百頃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因復請益開田四千頃可盡給塞下五城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也盧坦傳云坦表重華爲運使開廢田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軍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障所利若避河流不過數里不宜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且無故蹙地二百里按雲州爲今大同府治值西經三度強緯四十度強自其北界抵中城八百里振武又在其東遼志云本漢定襄郡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于此唐初克突厥建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單于大都督府後又改安北開元七年割隸東受降城八年置振武軍而遼更爲縣至元爲興和路值今哈拉和

屯之境其地去西城不啻千里焉突厥傳云貞觀十五年册思摩爲可汗牙於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爲龍荒最皆東城之所隸也三城皆膏腴加振武朔方爲五城西連河西四郡東保上谷以東由其間北出磧口絕大漠卽抵回鶻牙實中國之肩背要害非常不但爲河套作近衛已也吉甫不納坦老成之謀致城使周懷義憂死代以燕重旰徙天德師人卒覆其家又按明一統志寧夏衛城西六十里有賀蘭山盤踞數百里城東南二百九十里有狼山多狼甘肅通志肅州東北七百里有狼心山蒙古往來之地歷志無卽居序之名分度圖列之得非音轉所致耶

焦山鼎銘考彙目

一

濟南王西樵 士祿 圖釋

高深腹口耳足尺寸

鼎圖

鼎銘

入行零

釋文

同上

焦山古

鼎歌 有序 王士祿

古鼎詩三十四韻 王士正

新安程邃跋

商止宋犖題 武鄉程康莊序

涇陽雷士俊跋

長洲汪琬

序又釋文 秀水朱彝尊跋

徐興公釋文省文繁文殊文同

文侯官林佶跋

按新安張山來鼎考題辭云丁丑

康熙三十六年

過焦山摩挲古鼎越

一年新城王先生以此帙郵余則圖銘咸在程處士之釋文與

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據林跋則云得興公家藏釋文後見

筠廊隨筆所載二王之詩因錄於冊并萃堯峯詩竹垞跋語於後乙亥三十八年八月蓋其時西樵圖釋尚無此文後乃彙入以寄山來也堯峯詩仍未載自程遠以下凡八篇比二王詩皆低一格寫竹垞吉人兩作外大抵揄揚二王之詩濶於考訂

二

新安張山來潮增輯

吳江徐鈇跋 金陵吳晉跋 祥符周在晉跋 石刻釋文附錄

錄 思伯碩父鼎銘形制附載銘仍闕錄

以上五條低二格寫次西樵圖釋吉人跋語後張氏別有題辭跋語置首末

三

大興翁潭溪編考 已具上二考者不復針

銘文 釋文有說 正寺中石刻筆誤十五處 說兩條 正張本筆

誤五處 有說 正牛本筆誤九處 徐興公誤釋賓字 有說 王阮

亭汪堯峯誤釋還字佑字 顧亭林誤釋佑字僉字 鄒儀周

誤釋如佑僉字 有說 牛階平疑宣王時說 有考明宣王文王時

林道山識語友字之是 厲樊榭古鼎詩 方綱同鼎銘跋周

鼎拓本詩周鼎銘考序 嘉定錢大昕跋 南康謝啟昆跋

按王文簡池北隅談鄒儀周石刻釋文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王階平金石圖說贊林道山識語厲樊榭詩此六則張氏考未

有覃溪翁既各是正又自為跋詩序併前釋文考論除零外約

得十四五則已刻行

銘文彙釋

蘊山拓本

與公釋文 參各家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謀專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謀專曰
 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
 汝玄衣束帶戈珣戟編
 鞞彤矢鑿勒鑿旂謀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勾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謀專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謀專曰
 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
 汝玄衣束帶戈珣戟編
 鞞彤矢鑿勒鑿旂謀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勾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格王本作及汪作還並非石本作各即格字張氏引作如誤
 廟王本作宓子石本作丙子並非 烝從石本徐作採非 圖
 從王本作徐作周非 司徒王本作洽征非 專王本作惠非 內門從翁
 右王本作佑 鞞石本作世非 考王本作關石本顧本作僉非
 友王本作受石本作端 命石本作合 宣治佐從石本徐作道則民以非王本側作二字同餘闕
 弗作從石本徐作道則民以非王本側作二字同餘闕 頗側
 敷從王本徐作磨石本作敬
 朕從翁考
 旬眉諸本下從土不從干蓋篆十四古文奇字內一粗似而
 形者別體則絕遠今依周晉姜伯頤父史頤三鼎銘讀為旬眉
 究不合餘則絕遠今依周晉姜伯頤父史頤三鼎銘讀為旬眉
 俟博識者 徐本脫尾用字從諸本補
 右銘文九十四字用徐本七十八字餘十五字采用各家戊午
 七月初十厚岡識於左塾樓

按銘考紛紛岐於拓手之粗細實計之止有二本徐與公所拓
 前佚矣西樵以順治十七年庚子拓銘程穆倩釋之以寄汪堯

峰朱竹垞均此本也鄒儀周石刻跋云歲甲辰余牧朱方閱二載焦巖僧言客歲西樵阮亭二王公遊此作古鼎歌因復尋銘刻比穆倩更譯廿餘字而勒諸石其時為康熙四年丁未歲後顧亭林張山來牛階平所稱引均出於此此外無聞近歲謝蘊山守鎮江拓本最真癸巳歲覃溪座主手摹以示予又於辛丑歲買得石刻二本予皆有之今以蘊山拓本為主諸家筆誤經覃溪翁駁正者不復錄

焦山鼎出處考

王阮亭池北偶談云焦山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有銘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脫六寸一

分深八寸二分輕重失記亦不言有蓋西樵詩序云郡乘山志皆

不詳鼎所自張潮鼎考題辭云焦山古鼎皆不曉其始末問山僧

不知問土人不知即考之郡乘亦未之詳康熙丙子

始讀兩王冊徒韓如石韓豫冊徒人已丑進為予言嘗入分宜嚴

先生詩云氏嚴氏敗歸江南某公以施於寺予按嚴氏查鈔冊古銅器下古

銅罍一箇連蓋重三十斤古銅鼎二箇重一百一十四斤此外別

無鼎跡前件有蓋後二件無耳而成對均非焦鼎可知其玉器下

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盃又無年號仁

者壽子孫昌萬斯年永無疆玉盃銘辭備載焦山鼎銘字多冊何

焦山鼎出處考

敢遺之又古銅與鎔金金器例須解部無散在民間之理當時查理官自布政使侯一元以下文武二十三員耳目不一現奉拏問侵匿爰寄嚴旨卽令京口某公貪倍世蕃何能別施伎倆出之嘗考詳登京口三山在順治十七年庚子上距嚴氏敗沒不爲久怪其以役萬衆戴千韃之竟無一人傳道前後郡志山志經嚴敗已百年並不牽引欲爲如石尋據不可得洎得此冊絕無焦山形款在內乃知如石後出特欲假已敗之貪饕示戒非有實據也京口某公不能質言名姓亦無是公也此鼎最古幸不著錄宣和以下諸譜蓋其託寺之世久遠雖山僧不能強爲說矣志家安從秉筆哉汪堯峰輩借郤鼎發論謂嘗見汗嚴氏譬諸隱流之罹難豈知掌故翔自子虛鼎固自來潔身凡爲之追惋者皆夢語也後

之屢慎毋以假爲真而奪嚴氏之所未嘗奪庶如銘之云萬年其永寶哉非屑爲嚴氏辨不得不爲此鼎辨戊午七月五日
江西安志名宦統轄栗永祿字仕學長治人嘉靖進士任江西按察使時籍分宜之家當事者承望風旨株及平民以盈其數永祿憐之釋者千計

無專鼎銘跋

周初無專鼎在今鎮江焦山寺中翁覃溪師得其銘摹以示榮某而細讀焉前數行云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烝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口門立中庭王呼內史冊命無專云云大抵與博古鼎文多同諸家釋已備然尙有可疑者二行周下廟字或離作必子丙子予字學疎蕪以鐘鼎文擬之俱不肖而必子尤無義距甲戌雖二日然周字不得絕句也尙書多方篇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召誥篇二月乙未王步自周至于豐宗周與豐非天子常居必記所自而周京則王居在焉奚可以甲戌斷耶其文與廟爲近廣爲廣爲古之制行賞必於祖詩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其主配享於先王又圖形別室以志毋忘如後世畫凌烟麒麟

之類自廟而圖室以行冊命立言較有本又可以終格周之半辭
非必丙二義明也周禮大宗伯註王格祖廟立展前南向賓延當
命者侯登內史出王右以策命之攷毛父敦銘王格于大室邢伯
右邦鼎銘王格于宣謝毛伯佑周鼎銘王在辟宮宰辟父佑與此
南仲佑辭正同又毛伯敦有廂字 章友直釋為八門與本銘字
亦同又散季敦有邕字釋為朕本銘此字尙闕點不無磨蝕耳無
專前記無攷南仲幸再見於詩宣王時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甫文
王時曰王命南仲毛傳云王殷王南仲者文王之屬鄭箋常武亦
云文王時武臣宣王之命將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甫
是蓋南仲於殷為陪臣於周為司徒其裔孫皇甫宣王時為大師
也以紀年証之帝乙三祀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在文王顯職

之五年與經適合

常武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正義云毛以為命卿士南仲於祖廟為元帥又命大

師皇甫監其軍又引孫毓云宣王之將復字南仲予謂毛註南仲不應兩岐傳寫者顛倒祖師二字耳如云南仲於大師皇甫為大祖其義自明孫孔隨說生解均不可更以授時歷法推之周初通又班固人表南仲次共和之末尤誤

文武二王時九月既望無甲戌甲戌在成王九年算其別紙方南仲効

力邊陲年已壯及是又加七十年歷帝乙帝紂武王成王始終四

朝蒼然期頤矣自南仲出師昆夷維喙者二百九十載至宣王始

有方叔吉甫之命而其孫皇甫同時亦以威蠻著稱其功鉅故其

蔭遠矣朕之王也文武壽九十有餘周公大公召公齒又踰百皆

勤德勵能彌高彌邵於是時南仲長三卿贊禮於廟以錫命固天

壽元老之儔賴此銘可攷焉然如無專等第何功懋償猶伏匿不

可具知又按成王九年春有事大廟初用勺肅慎氏適來朝王使

榮伯錫之命紀年及書序並詳之蓋當成周極盛天下煥乎文明其宗功元祀亦能嘉天子命以寵靈先人壽之金石有萬年子孫實用之意漢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者也。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絢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瑤為周鼎之始。今博古所傳千百而十一爾而茲器復顯焉何其休哉。勺之詩見錄夫子而登之頌無專之銘具於鼎惜乎肅慎氏之命所以賓禮外藩者逸而弗可考也。或曰南仲者南宮仲即八士之昆季達忽並見周書而忽鼎盛有名所謂南宮伐反虎方之年者也。皆成王世所製銘蓋文采風流垂映遠矣。癸巳六月己亥三月予赴補至都尊溪翁以刻本銘考見示朕字已取用廟字與林氏釋前合至成王年月自云於歷算未遑然凡以南仲屬宣王時者槩不錄云。

習氏書堂蹟

寰宇記萬載縣習鑿齒書堂在縣西八十里深谷中雖霽常有雲

霧宜春縣盧寧書堂山下云萬載西八十里亦有書堂山習鑿齒避地處又宜春縣習鑿齒墓云在

棗木山符堅之亂隱居萬載書堂山卒葬於此

袁州府圖志書堂山在萬載縣北八十里世傳習鑿齒讀書之所

又習鑿齒墓在分宜縣十八都地名塘西梅僊嶺下四畔山勢高

峻塋冢今存按樂史時分宜新置故未及別出

晉書列傳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温

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征伐或從或守所在任職善尺牘論議

温甚器遇之後使至京師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

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

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符堅陷襄陽與致與語大悅之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使典國史會卒不果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按彥威身爲晉臣能奪其所從禪之魏指爲篡逆而以正統歸劉氏高識偉論過於異代踵謬之司馬歐陽輩遠矣誠有習第一名流其生平出處稽之本傳墳墓應在襄陽今萬載書堂山有習蹟分宜亦載其坟墓或中郎寓裔爲之寄情遙企足矣然京口往來繞道經此未可知非漢無踪響之蘭村可比也

盧學士行迹

自進海潮賦狀畧云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

云云

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

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

臣

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

壁夜無脂燭則焚薪蘇睡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爲孤立

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

臣

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

臣

爲進士狀頭筮

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

臣

爲從事自後故江

陵節度使贈大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

重臣知

臣

苦心謂

臣

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

吏

臣

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

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
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被百
姓詣闕以臣粗事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
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
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寔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
積年無所闡揚非惟自負片心寔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
件海潮賦并圖進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叅寔符象數願
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

袁州府洪武圖志盧肇字子發宜春人幼好學穎拔不羣宜春令
盧萼一見竒之曰子異日有聞乎舊志謂萼爲肇叔父按肇闕城
同姓以尊行待萼自稱爲宗由是愈激厲唐會昌二年預江西解
姪耳謂萼爲肇叔父非矣

試末送啟謝曰巨鼇鼉首冠蓬山主文詢其謂對曰巨鼇不靈
頑石在上一坐盡笑唐制取士許兼獻所業先察其素時侍郎王
起知舉肇爲書以獻起問曰鄉薦如公材幾何對曰皆才選也未
易品判然如肇者亦猶沅江之鱉九肋實希繼而同舉黃頗進謁
起問如初則曰捨頗其誰才起由是少頗而多肇之謙始贊皇公
李德裕以言事出爲宜春長史嘉肇文行異禮之至是德裕已進
用遷大尉總樞柄絕朋黨晚進寒素難遊其門獨肇入謁常許袍
帶從容談論既試有期知舉以取士白亦舊例也德裕曰某不薦
人然喜今勝得一狀元矣迨試果中魁肇詩云喚道是龍君不信
果然奪得錦標歸論者謂肇雖因贊皇之薦而不妨主司之公道
也初任著作郎遷京兆府司錄使相盧商裴休盧簡求爭辟之歷

集賢學士欽宣池三州刺史所至皆有可紀後爲吉州刺史卒有文標集三卷行於世長子文秀好學咸通中登進士第授洪文館學士爲長安縣令有治聲卒於官族子邈絳

豫章書盧肇字子發宜春人兒時見宜春令盧萼奇之曰子異日當有聞肇於是益力於學舉會昌三年鄉試入京獻書侍郎王起時起知貢舉遂擢進士第一授潼關防禦判官初肇之未舉也李德裕謫州長史殊遇肇後肇應進士德裕復入相見肇至曰吾喜爲金榜得狀元矣遂魁天下雖受裕知絕無倚附久之使相盧商太尉裴休左僕射盧簡求先後奏辟從事稍遷著作郎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學士持節欽州諸軍事肇於是觀日月之運察盈虛之理爲海潮賦成上之詔褒諭宣付史館移鎮宣池二州遷吉

州刺史卒所著有文標集子文秀咸通中進士爲長安令有聲官至弘文館學士

按洪武圖志本於童宗說宜春冠璋之據言瑣言緯以他說爲子發傳頗見囊括其云王起少頗而多肇之謙李德裕嘉肇文行又謂肇歷三州皆有可紀他書未見併可徵江南通志之漏近代人葺豫章書不足以顯子發且序官失次爲文獻畧所糾然今省府志率取之不知有前志疎已今第前錄諸書以明圖志之有本附豫章書於後閱者平情較之知據實之與蹈虛難同日語也

據言恚恨條虛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有啟謝曰巨鰲負鼉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

展深慚名第奉况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
大凡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又自負條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氏也或曰袁州出
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稀矣

北夢瑣言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
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

人有奇才每謁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
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

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
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肇爲

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宜春志郡守事迹李德裕太和八年貶袁州長史九年李宗閔貶
乃徙滁州刺史德裕在袁日禮進士盧肇後王起圭文柄肇遂爲
狀頭

玉泉子初李德裕嘗左宦宜陽盧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
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起旣知舉問德
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
於是依其次而放

據言雜紀條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頰齊名頰富於產肇幼
貧乏與頰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頰而已時樂作酒酣肇
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頰爲侶明年肇狀元及第
而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慚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

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盧宅盧石蹟

宋紹興宜春古跡志盧肇宅在秀江北秀江之上舊名盧城有洗
硯池與地紀勝乃盧肇狀元洗硯之所產龜小而綠毛昔有數龜
遊池上未幾與計偕者皆高薦

山川志盧狀元洗硯池在秀江北地名盧城池產龜小而綠毛每
出則邦之文物必盛昔年有十數遊於池未幾朝廷行舍法與計
偕者多取高第又見古跡門
宋李中州學上梁文綠龜復出呈此邦文物之祥巨鰲有靈看他
日錦標之奪

林垌宜春縣學記摘淳熙中尚書張公杓假守是邦以縣學久闕
而孔廟又不相屬始與邑宰柯春卿鄉之賢士大夫合議而遷之

度址秀江之北借山阻水唐狀元盧肇之故居也廟貌堂廡始合爲一

王洙宜春遷修縣學記摘邑舊無學宮肇建於淳熙增葺於開禧藩飾於嘉定之初元名人具識穎末洙始至謁奠初喜其巋然復訝其闐然問之諸生合辭曰此地惟唐集賢學士盧公舊第墨沼存焉疑必不凡昔也築宮深窈變荒涼爲翕赫以利進修之士盍撤而新之余不揣其愚遷築殿宇環以修廊改創戟門由櫺星門臨秀江纔二三尋耳氣象軒敞山川動色凝望沙洲而勢欲圍而棟宇倒影於中流矣墨沼在殿後築亭其上就以扁之云云凡爲記者多矣例以陳言習而弗察若惑溺於陰陽之言規勝槩以資進取怠廢講習棄置人事以覲幸渺茫則國博戚公嘗謂余曰此

特修其在外者耳云云嘉定八年八月旣望記
元一統志 盧肇祠在宜春縣學洗硯池之後

右盧氏草堂

祖無擇東湖記摘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西者讓堂堂南有石高丈餘竒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

輿地紀勝盧石在州東城外因狀元盧肇石竒秀可愛後建盧石堂

方輿勝覽介亭在東湖之南廣漢張公杓知州事南軒先生棧過之爲書東湖扁榜且易盧石堂爲介亭仍題榜側云介亭之石本盧肇家故物也挺然獨立望之有汲黯在朝之氣象予旣取豫卦六爻義以題其亭併告來者

董宗說文標集序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然有昂霄聳壑之志

杜綰雲林石譜袁州石出溪水中色稍黑青有嵌空險怪勢大者高數尺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溪水之側堂前立一大石高一丈餘三峯九竅甚竒怪指謂盧溪石崇寧間欲輦至內府以石背多有前人刻字語或時忌遂止之不用

祖無擇詩 梅堯臣詩 蕭亢宗詩 任大中詩

右盧石

按草堂盧氏石因祖梅諸公詩得名石譜載其狀謂崇寧間欲輦至內府以石背刻字爲時忌而止今字已悉剗而所謂三峯九竅者似亦承於傳聞大抵袁山多異石杜氏劇賞萬載亂石里之勝

士人不之愛反恨之信哉難言也當時祖公不知重爲草堂拂拭別採倍蓰此石者以壯東湖觀而勇於挽徙君子惜之盧裔不振入南宋草堂遂爲廟學比之民居固甚幸然當時更無有爲文標地者讀王侯之記蓋縣人徒貪其形勝謂可躡跡科名耳烏知故國文藻之爲江山壯耶然徙學以來六七百年狀元仍不作彼覲倖渺茫之謬知理者誰不嗤之吁盧石且淪於市井何問墨池文標蹟泯久矣故居之左中江有洲土人猶謚曰狀元好事家因存其主而付僧守之聊以寄瞻仰乾隆戊寅歲蕭山陳公爲守特嗜佛主僧黠而胖者得憑之以抗合郡士大夫狀元勢岌岌倖貳守楊公萬載學博魯先生爲調停舊額允存猶障之密室未幾陳公物故不能歸留子孫於袁頻就試不利而胖僧師徒大肆非爲卒

蕩其蹟吾嘗俯仰其事爲之慨然且彼教所以傾世者謂能左儒而右佛佛則曲酬其私故人尤覬倖焉之二者乃猶是儒家餘慶餘殃之直報佛果何力之有宰官開士均可以鑒矣若夫移佞佛之力以興賢附廟爲草堂祠每春秋釋奠後斟泉拜石嗣響元賢邦人士宜有聞風而興者豈不重望于再來之那海乎丙辰十月望

震山巖記原文四首相屬兩仰成形况在東方此十二字顯出震畫而措詞竒古不可刪

民悉安之咸仰瞻焉而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子發因亦請命其弋林文意相承粗人不解而妄爲刪改不可從

闕城君廟記陳志始大爲刪改然刻前人文集應照原文且刪本

亦未是神怪本不當語苟無開端正議卽是小說矣何謂古文乎尊惟補錄銘文然天地何寶云云均根於正議未便一存一刪

別蹟

弋林本集記云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羅鳥豈兔其間請郡守高公命其名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方輿勝覽震山巖在郡東其西有弋林乃盧氏隱居亦見輿地紀勝

右弋林

書堂郡縣志書堂山在縣西南三十里乃盧肇讀書處山高水清殆與人跡相絕

宜春山川志鞏溪卽書堂江唐狀元盧肇讀書之地在州西三十

里溪土卽書堂山

童宗說文標集序郡南修仁鄉有盧狀元書堂遺址存焉

袁州康熙志盧狀元書堂山元豐中宜春王雲晉卿買山築室爲燕居講學之地郡守廖子孟名其堂曰潛德紹聖初李冲元官宜春爲作堂銘郡僚及朝議李觀皆有詩

右書堂

讀書臺洪武圖志分宜縣古跡盧肇讀書臺在縣東十里地名鐘山唐狀元盧肇讀書之所故名有龜硯石池在其傍

名勝志分宜縣鐘山側有盧肇讀書臺又新喻縣西南十五里有讀書潭云肇讀書鐘山嘗扁舟溯沅寓居潭上

按蹟在分宜者名讀書臺近志亦以堂名之誤

分宜縣志楊師游記云分宜東南十里有山曰讀書堂者以盧子發嘗肄業於此而名之也今無一楹之宇而高人達士過故址而想見其爲人則山以公之讀書傳而公之讀書不因是山之堂而傳也

分宜縣志按通志古蹟載盧狀元書堂有二據童宗說文標集序郡之南修仁鄉有盧狀元書堂遺址存焉則宜春修仁鄉也名勝志盧肇讀書臺在分宜縣鐘山之側鄧廷聞詩所謂鐘山高高鐘水綠者是也文人地與俱韻流傳旣遠所聞異詞自當並記之

右讀書臺

化成巖配主圖志成巖舊有李衛公祠堂歲久且廢僧從而廬之置公像於摧簷敗壁間衣冠凝塵爲之慨然元延祐甲寅鎮守

袁州路萬戶西山公那海懼遺蹟湮沒遂刻公像於石續構亭二一以爲公祠堂以本郡唐倫魁盧集賢配焉

韓文公祠配主袁州康熙志祠創自宋郡守祖無擇祠公於府學講堂西以李翱皇甫湜盧肇鄭谷配。康熙丁未推官鄭燧記昌黎書院摘韓祠明初移宜春臺下公在袁盧肇黃頗皆其所廸教代有聞人三韓李公重建書院中祀昌黎旁仍舊典以李翱皇甫湜盧肇鄭谷配之

狀元洲專主明袁業泗三元閣記摘按盧洲盧肇讀書處臨洲之上韓昌黎刺袁時西北有慶雲見洲實當之不數年而肇大魁洲名狀元尚矣時代遞遷滄桑互易志士高人徒懷仰止一日僉謂此洲雄據中流一郡鎖鑰矧盧君實式臨之建閣以壯觀實合郡

利賴適李侯貳守捐金云云各捐金有差三元閣不日成矣始乙卯竣丁巳

袁州乾隆志狀元祠在郡東盧洲明萬歷戊午知府黃鳴喬於三元殿後建閣專祀提學黃汝亨顏日文標春秋致祭乾隆七年主移縣學閣日圯二十四年知府陳廷枚同知楊應璠飭縣重立閣匾還主專祀如故應璠有記 應全錄

右主祠 鄉賢未錄

謝仲初時地考

唐帖送謝真人還舊山解者謂今萬載謝山是也按郡縣志云山

謝真人上昇之地丹竈履跡迄今尙存有煉丹井水自木根中迸

出水旱禱祈尋便響應寰宇記云山多奇峰怪石上有真人祠唐

涉宋初萬載猶屬高安故其書互見彼邑非別有一山也云山在

北一百里按此山全隸萬載樂史特奉用舊志又按康樂縣故城一則與萬載古城並存皆有待精密者也宋人宜春

志云仲初萬載人修煉於閣早山今山志丹成復歸故隱道經縣

西見其無水拔劍刺地湧泉甘潔元一統志云卓劍泉在縣西關外二百步之廣報觀謝仙刺地

處過江無舟可渡御竹過之後登峻嶺遙與人別縣志云今縣西十里地名竹埠

卽御竹過江處又有紫蓋山因謝仙嘗遊有紫雲蓋之故云復經謝山冉冉飛去人名其嶺曰

上昇嶺又云山側舊有福昌院後道士周與齡以仙蹟刻奏有旨

改爲靈應觀此當爲宋政和間樂史未及見南渡後阮閱過謝山
有道上逢僧問上功之句自註爲寺名明以來道士無聞觀額隱
沒按江西志宣德十年重建大抵終明之世此觀猶存然上功之名雖今僧亦莫有知者此
山近予里西南壯歲與二兄君簡四兄思贊頻遊之尋所謂履跡
者元志謂之仙人麻鞋石上有履痕然山上下石多此形所謂丹
井者左近一石如困頂有小窪貯水不涸然非自木根迸出或唐
時所見如彼別有七仙池次寺左又縣志云登仙臺上有飛昇石
真君指指丁丑年開山五字四兄於西南巔得此石高數尺耳丁
上尙有晉朝兩字而不工故僧家以指指傳之考仲初早著於元
和志及試帖江西安志次黃仁覽下教真人丁秀英上三子皆東
晉時人得道者証之石刻乃知此山之開正元帝渡江改元建武

之歲也衣冠南來巖穴布滿大抵以出世相高不盡係乎仙術縣

志謂永嘉初道士楊昌言開基於紫蓋安帝時湯周兩明府避世

於觀峯先後畧同爲可信按西江志羅靈觀在縣西奇園永嘉元

年道士楊昌言開基又太和觀在縣北

西瑞衣坊晉許旌陽香火道士涂道開基政和三年升爲紫霄萬

壽宮靖康元年更名廣報觀云云按萬

載縣七觀而晉建者五姓名皆傳於今而輿地廣記九域志明一

統志以此山因謝靈運封康樂得名圖志又謂始以康樂封邑後

爲仲初修真地俱考之弗詳靈運食封未嘗來縣無緣各其封邑

隔遠之山且計其世後仲初百餘年耶康熙中李守修袁州府志

降仲初于北宋乾隆己卯陳守續修復降爲元人集郡人志郡蹟
增謬如此漫不知考訂爲何事嗚呼豈特一仲初已哉丙午仲冬
晦屬藁于厚岡之左塾示光宸

馬融文集

卷四

三



